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漢學師承記

(二)

江藩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漢學師承記

(二)

江藩著

國學基本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記承師學漢
冊二
著藩江

號一〇五路山寶海上

五雲王 人 行 發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 刷 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 行 發

版初月四年十二國民華中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THE SUCCESSION OF HAN SCHOOL
BY CHIANG FAN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1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漢學師承記

卷五

江永

江永字慎修，婺源人。少就外傳，爲世俗學。一日見明邱濬大學衍義補，引周禮求之有書家，得寫本周禮白文。朝夕諷誦，閉戶授徒，束脩所入盡以購書，遂通經藝。年二十一爲縣學生，二十四補廩膳生，六十二爲歲貢生。永好學深思，長於步算鍾律聲韻，尤深於禮。以朱子晚年治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未成而卒。黃幹纂續缺漏浸多，乃爲之廣摭博討，從吉凶軍賓嘉五禮之次，名曰禮經綱目，數易稿而後定。其論宣城梅氏所言歲實消長之誤曰：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未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俱不計也。論鍾律曰：黃鍾之宮，黃鍾半律也。即後世所謂黃鍾清聲是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鍾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正黃鍾之宮爲律本遺

意亦聲律自然。古今不異理也。國語伶州鳩因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夸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太蕤曰下宮。蓋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鈞之法既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夫瑟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雖詭其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大呂太蕤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鍾夸則南呂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絃。此皆合之以管呂論聲律相生者始明也。論聲韻曰。古韻起於吳才老。而崑山顧氏尤精。然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爲書以正顧氏分十部之疎。而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虞屬魚模。又分之以屬侯幽。顧氏未之知也。先屬元寒。又分之以屬真諄。而真以後十有四韻之當分爲二。考之三百篇。用韻盡然。顧氏未之審也。蕭至豪四韻之讀如今音者一部也。又分以屬侯幽。在三百篇亦盡然。而顧氏未審也。覃至鹽屬添嚴。又分以屬侵。自侵以後九韻。以修斂當分爲二。猶之真以後當分十有四韻爲二也。顧氏亦一之。侯之正音近幽。顧氏不之審。而轉其讀以從虞。永之說。蓋欲彌縫其缺也。易彖言往來上下者。後儒謂之卦變。言人人殊。辨之曰。周易以反對爲序次。卦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下曰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後儒言古者寓兵於農。井田廢而兵農始分。辨之曰。考之春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

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既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三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己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又兵常近國都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書周禮疑義舉要六卷。儀禮釋宮增注一卷。禮記訓義擇言八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闡微十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註歷辨。歲實消長辨。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四書典林四十卷。永爲人和易近人。處里黨。以孝悌仁讓爲先。人多化之。嘗援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勸鄉人輸穀立義倉。行之三十年。一鄉之人。不知有饑饉云。嘗一至江西。應學使金德瑛之招也。一游京師。以同郡程編修恂延之也。是時三禮館總裁方侍郎苞。自負其學。見永。即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數事爲問。從容答之。苟

負氣不服。永哂之而已。荆溪吳編修紱深於三禮。質以周官疑義。永是以有周禮疑義舉要之作也。後數年。程吳二君皆沒。永家居寂然。值純皇帝崇獎實學。命大臣舉經術之儒。有人薦永者。永力辭之。當朝廷開三禮義疏館。纂修諸臣聞有禮經綱目一書。檄下郡縣錄送。以備參訂。沒後一年。詔修音韻述微。刑部尙書秦文恭公蕙田請於朝。令督臣取所著韻書三種進呈貯館。以備採擇。蓋戴編修震在京師。文恭公延之修五禮通考。戴君攜有永書。以推步法解全篇載入觀象授時一類。所以文恭知永爲學者而有是請也。考永學行乃一代通儒。戴君爲作行狀。稱其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有儔匹。非溢美之辭。然所著鄉黨圖考。四書典林。帖括之士竊其唾餘。取高第掇巍科者數百人。而永以明經終老於家。豈傳所謂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歟。

金榜

金榜。字輔之。一字葵中。又字繁齋。歙縣人。江慎修之高弟子。少有過人之資。與休寧戴編修震相親善。承師友之訓。所以學有根柢。言無枝葉也。乾隆乙酉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在軍機處行走。乾隆壬辰。以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散館後。即乞假歸。徜徉林下。著書自娛。專治三禮。以高密爲宗。不敢雜以後人之說。可謂謹守繩墨之儒矣。戴君東原以司馬法賦出車徒二法難通。乃舉小司徒正卒羨卒以釋之。曰。夏官諸司馬職亡。周人軍賦。莫可考見。其制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小司徒職均土地。以稽

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中地家六人，可任也；下地家五人，可任也。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此正義二卒，以司馬法計之，率十人而賦其一，其大法也。司馬法：一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爲十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謂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甲士三人者，其軍吏，所謂惟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人，十賦一，爲正卒；後法，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爲通正義之卒。小司徒職：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不言可任者，蒙上可任也。也者，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省文，非謂家作一人爲徒役，其云田與追胥竭作，亦非竭作此家三人，二人爲羨卒也。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爲小司徒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爲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族師職曰：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

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相共。以役國事。士師職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明聯其什伍。十賦一爲卒。爰使其居者相與其馬牛車輦兵器諸用物。是爲周人以地與民制賦之成法。孫武言興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彼以八家賦出一卒。七家相與其用。故云不得操事。是猶略具周人任民遺意。管子治齊作內政。寄軍令。卒伍定乎里。軍政成乎郊。其制士鄉十五。始家出一人爲卒。班孟堅所謂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者也。詩頌魯僖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與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數合。春秋成元年作邱甲。說者謂此甸所賦。使邱出之。邱十六井。通上中下地。二而當一。爲七十二家。亦家出一人爲卒。至戰國時。蘇秦謂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始盡役其家之正羨爲卒。而禍變亟矣。儒者於周官軍數。往往雜引管子釋之。而於司馬法與周官更相表裏。轉茫然莫辨。甚矣其惑也。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經主於任地。合賦邱甸縣都者。出賦之定數也。古者一成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謂之甸。甸之言乘也。謂出兵車一乘。賦法蓋權輿於此。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

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今即一同之內出賦六千四百井計之。凡爲甸者百。爲縣者二十有五。爲都者六。有奇。賦法備於一甸。小司徒經土地。必計及一都之田。而後上中下地通率二而當一井。牧之法如此。鄭君釋其制爲造都鄙。更爲治洫治澮之說。榜謂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畷。一易之地家二百畷。再易之地家三百畷。周官造都鄙之法具於是。至於匠人爲溝洫。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皆掌其事於官。其用民力也。則均人均其力。征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謂緣邊一里治洫。十里治澮。非古制也。如鄭君說。一同百里。僅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又與司馬法邱乘之制不合。小司徒有九夫爲井之法。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法。地之險阨異形。廣狹異數。因地勢而制其宜。凡不可井者。濟以遂人法。而地無曠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城郭宮室差多。涂巷又廣。於遂人法爲宜。是小司徒實與遂人聯事通職。不以鄉遂都鄙異制。審矣。周禮泉府以國服爲之息。元明諸人以爲乃新莽之制。劉歆取以屬入周官。宋王安石竊其說爲青苗法。乃周禮之遺害也。辨之曰。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注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元謂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廩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

息無過歲什一。榜謂凡民之貸者謂從官借本賈。先鄭說是也。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後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爲職。其以市之征布貸於賈人以賈。與上經以征布斂布之滯貨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貨。泉府之職也。其言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爲貸。周官旅師職云。掌聚野之勑粟。屋粟。閒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貸於國人者。不令出息。爲其無所取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是謂以國服爲之息。朝士凡民同貸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後鄭釋國法爲國服之法。然則同貸財者爲貸本以賈者。與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府職之。其以國服爲之息者。謂之餘財。下經歲終納其餘是也。職幣職之後。儒以經文以國服爲之息。與下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文相聯屬。誤合爲一事。至依托泉府以行其奸。爰据二鄭之言。贊而辨之如此。又論禘祭云。天祭莫大於圜邱。地祭莫大於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皆禘。見於鄭君釋周官經大司馬。後儒習知宗廟有禘。疑禘非祭天地之名。惟鄭君識古能述其義。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曰八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藹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纁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

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繭栗。烝嘗把握之文合。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與國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著於此矣。周人歲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天。啓蟄郊上帝。及四時迎氣於四郊。兆祀五帝。凡七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帘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其冬至禘昊天。以饗配。啓蟄郊上帝。以稷配。魯語。是以言周人禘饗而郊稷。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配。冬至禘昊天。國語謂之禘。戴記通謂之郊。郊特性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禮家舊說。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冬至圜邱之禘。通得郊名也。對啓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大司樂職。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蕤爲徵。姑洗爲羽。鼗鼓鼙。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邱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經言冬日至。於圜邱奏之。是著啓蟄而郊。無此降神之樂。鄭君釋天神地示人鬼三大祭爲禘。引祭法。周人禘饗而郊稷。謂此祭天圜邱。以饗配之。又言人鬼則主后稷。既於圜邱之禘。宗廟之禘。區別不疑。其釋喪服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以禘爲郊稷。與大司樂宗廟之中禮。人鬼之文違異。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漢韋元

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以下五廟而遞毀。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然則周人祖文武祖之所自出。主稷也。稷爲太祖廟。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皆世世不毀。又下禘其親廟四。所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逸禮禘於太廟。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又曰。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祝詞稱孝子孝孫。此禘祭之見於逸經者。毀廟之主立二尸。是昭共一尸。穆共一尸。祝詞稱孝子。明各祭於其廟。故於禘廟稱孝子也。春秋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曾子問。七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禘祭於祖。而逸禮有七尸之文。禮器周旅酬六尸。鄭注云。后稷尸發爵不受旅。此經傳之言禘禘者。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之主。尙在親廟。故禘遷主於太廟。而立昭穆二尸。逸禮。禘祭惟七尸。則禘之遷主無尸。天子立廟。得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凡祭皆然。不惟禘也。禘祭禮盛事殷。故名大祭。春秋傳曰。魯有禘樂。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明其禮樂與時祭殊。禘禘俱及遷廟之主。諸侯則有禘無禘。故記曰。禮不王不禘。天祭有禘名。以別於郊。宗廟之祭有禘名。以別於禘。禘郊禘禘。因其散見之文。可考如此。論感生帝曰。生民之詩具矣。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言后稷感神靈之氣而生也。曰誕后稷之穉。有相之道。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言后稷爲天所助。以成稼穡之功也。曰載燔載烈。以興嗣歲。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言后稷肇祀。以祈豐年。而

上帝歆享之也。或曰帝。或曰上帝。皆指天帝而言。若如傳釋帝爲高辛氏之帝。則從於帝而見於天。因以生子。此亦何足稱異。下經實之隘巷。實之平林。寒冰。不且大遠於事情乎。周人祈穀之郊。實本於后稷之肇祀。今由生民之詩。繹之鄭君。謂郊祀爲祀感生帝。說非無據。但月令孟春。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春秋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夫曰祈穀。曰祈農事。而絕不及於祭感生者。蓋詩表先代之神靈。禮嚴百王之祀事。故不同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是爲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之義。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則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稱王。與四親廟對言爲七廟。二條皆謂宗廟之禘。與祭天無涉。且禘饗郊稷。禮家或混禘於郊。未嘗混郊於禘。如鄭君說。則祈穀又蒙禘名矣。故鄭志答趙商云。悉信亦非。不信亦非。斯言也。敢援以爲治經之大法。此其說之尤著者。其論三江。世儒多是之。獨王光祿西沚與藩不以爲然。老年得脾痛疾。臥牀蓆間。手定禮箋十卷。未幾卒。

戴震

戴震字慎修。一字東原。休寧人。祖寧仁。父弁。皆不仕。君生十歲。乃能言。就傳讀書。過目成誦。塾師授以大學章句。右經一章。問其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此子朱子云爾。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

曰然則子朱子何以知其然。師不能答。讀書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略舉傳注訓解之意不釋。師惡其煩。乃取許氏說文解字。令檢閱之。學之三年。通其義。於是十三經盡通矣。隨父客南豐。課學童於邵武。自邵武歸。年甫二十。同縣程中允。洵一見奇之。時江君慎修來歛。見君。目爲儒者。一日。舉歷算中數事曰。吾積疑十有餘年。而未剖析者。君爲之比較。言其所以然。江君驚喜曰。今之定九也。年二十八。補縣學生。家屢空。而學日進。著考工記圖。屈原賦注。勾股割圓記。流傳浙東西。天台齊侍郎召南讀其書。恨不識其人。江南惠定宇。沈冠雲。二徵君。皆引爲忘年交。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舉於鄉。策蹇至京師。困於逆旅。人皆以狂生目之。幾不能供餽粥。獲交於錢少詹大昕。稱爲天下奇才。秦文恭公纂五禮通考。求精於推步者。少詹舉君名。文恭延之。纂觀象授時一類。後高郵王文肅公安國請君至家塾。課其子念孫。一時館閣通人。如何間紀庶子昀。嘉定王編修鳴盛。青浦王蘭泉先生。大興朱笥河先生。皆與之定交。從此海內知東原氏矣。試禮部不第。後朱方伯珪招之游晉。修汾州府志。三十八年。奉召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三十九年乙未。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廷對。授翰林院庶吉士。四十二年五月。卒於官。享年五十有五。生平無嗜好。惟喜讀書。詞義鉤棘難通之文。一再讀之。渙然冰釋。其學長於考辨。立一義。初若創獲。及參互考之。確不可易。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得其解。解之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目王畿之辭。非天子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

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徵者。王猛與鄭忽同以國氏忽未即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即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周髀言北極璿璣四游。又言正北極極璿璣之中。後人多疑其說。解之曰。正北極者。魯論之北辰。今人所謂赤道極也。北極璿璣者。今人所謂黃道極也。正北極者。左旋之極。北極璿璣。每晝夜環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是爲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之左。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之上。是爲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之右。是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爲東游所極。又進至夏至夜半。爲南游所極。又進至秋分夜半。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歲四游所極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世失其傳也。今人所用三角八線之法。本出於勾股。而尊信西術者。輒云勾股不能御三角。折之曰。周髀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勾股而止。八線比例之術。皆勾股法也。嘗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世所傳郭注。已刪節不全。邢疏又多疎漏。如釋言。桃。充也。六經無桃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爲充。橫。桃古通用。書光被四表。漢書引爲橫。被四表。今孔傳猶訓光爲充。文譌而義不殊也。釋言。麻。蔭也。即詩不可休思之休。釋木。桑柳醜條。即詩蠶月條。桑之條。莊子云。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已爲此。其考證通悟多如此。水經注譌舛多矣。王